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木

剑

惊

鸿

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忆文作品集



启 事

忆文全集由作者代理人委托远方出版社出版,已在上级主管部门登记注册,凡有盗印我社出版的,假冒署名的,剽窃、肢节忆文著作的作品,我社必提出诉讼,请法律部门进行严惩不贷。

作者代理人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于一凡
封面设计:新 天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书 目

慧剑断情丝
飞虹玉女
怒剑天雷
一龙三凤
魔面情圣
罗刹神龙
圣剑魔刀
飘零剑
飞刀醉月
冷面游侠
牡丹飘香一剑寒
豪侠娇女
血如夕阳红
木剑惊鸿
艳凤缚龙
飞音剑
一剑光寒起书楼
冷香谷
胭脂宝盒
侠盗玉麒麟
奇麟异凤
奇凤英侠传
血染大雪山
至尊狂想曲
飞羽令
杀人殿
冷雨香魂
元宝传奇

ISBN 7-80595-430-5



9 787805 954301 >



责任编辑: 于一凡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目 录

(木 剑 惊 鸿)

- 第一章 十年幽禁 半日泪痕----- (1)
- 第二章 万里寻仇 一波三折----- (15)
- 第三章 恩怨难分 何来顿悟----- (30)
- 第四章 有婿不才 险又失足----- (50)
- 第五章 一念回头 自获天佑----- (73)
- 第六章 除夕惊恶客 井陘见古人----- (106)
- 第七章 有情甘受险 无隙为双钩 ----- (129)
- 第八章 沉痾滞倒马 病愈困情阵----- (176)
- 第九章 天外小技 充满阳和 ----- (208)

第一章 十年幽禁 半日泪痕

越过龙背山，穿过小池塘，更转过两个山角，迎面是一块平地，在这块方圆数亩的平地，四周种植着浓浓的翠竹，和高高的丹枫。

现在正是秋天，但见一片起伏的翠绿浓涛之中，点缀着簇簇鲜红。在这翠绿鲜红丛里，隐约但见红墙绿瓦，高啄檐牙，是一座占地颇广的寺院。

这天，早课方毕，突然钟鼓齐鸣，而且历久不绝。

数百名寺僧，在一阵惊愕之后，纷纷披着袈裟，循序进入大雄宝殿，八十一岁的老方丈知本大师已经合掌端坐在法座之上，垂眉阖目，法相庄严。

钟鼓声止，金铃玉磬，清音悠扬，宝殿上一片和南，少时归于一片肃穆。

将近三百多僧众，大家都是合掌低眉，跌坐在蒲团之上，没有一个人发出一点声音，只有偏殿檐角的铁马风铃，被肃萧的秋风，偶尔带来一两下叮当的响声，越发点缀出这偌大的宝殿，那一份空荡与那一份肃穆，但是，每一位僧众，在心底都有一个疑问：“老方丈将我们召唤在这大雄宝殿上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怎么又沉默不说话？”

大雄宝殿的空气似乎是凝固了，时间也过得特别慢，一柱香的时辰，使静坐的僧众，感觉到是那么悠长。

这时候，一顶蓝布小轿，停在山门之外，轿中走出来一位中年妇人，蓝布衣裙，举止端庄，脸色凝重，缓缓地走进来，

隔着数十步，远远的朝着大雄宝殿跪下，恭恭敬敬叩三个头。

大雄宝殿传来老方丈和本大师的声音：“施主不必多礼。”

中年妇人依然跪在那里，双手合十，答道：“弟子感谢大师慈悲，衷心顶礼，没齿难忘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佛祖慈悲。”

“弟子静修大师法旨”。

“十年之约，骨肉连心，做母亲自然不会忘记，十年岁月，老衲以风烛残年，总算不负故人之托。”

知本大师转过头，对着监寺知百大师一点头，监寺便从蒲团上站起来，朝着管塔的塔头吩咐：“拿钥匙，随我来。”

这样轻轻的六个字，立即引起大殿上的僧众震惊与猜疑。无论是久居海慧寺的僧人，或者是刚才挂单不久的行脚僧，大家都知道一件事：海慧寺后骨塔之旁，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，栅门终年深锁，里面幽禁了一个疯癫的女孩。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是如何在这里的，偶尔有僧人去扫塔，隔着那粗粗的栅门，还有那巨大的灌汁铜锁，伸头张望一下，看到的是一头蓬乱的长发，一张肮脏的脸，和一身破烂的衣衫，大家都是匆匆地一瞥，掩鼻而去。

岁月的流逝，疯女孩一天一天地长大了，可是给予海慧寺的僧众，却是一天一天的淡忘了。

没有人想到这个疯女孩是怎么过来着，更没有人想到这人疯女孩未来将是如何了局！

今天，监寺分明奉了老方丈的法旨，要塔头拿钥匙，是开启那锁了十年的机门吗？是要将那个疯女孩交给这位中年妇人吗？既然是亲人下落，为何十年无人闻问？

这一连串的，甚或还有更多的问题，盘桓在僧众的心中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一声悠长的佛号，收敛了众僧驰骋的心神，老方丈沉滞凝重的声调，缓缓地说着：“有一件事，老衲忍藏

了十年，今天要告诉你们大家。”

一阵脚步响，临寺领头，塔头在后，中间是一个浑身衣衫破脸泥垢，而且臭气四溢的人，一行来到大殿，大殿上立即低低响起细语。

“是她！疯子！”

是疯子吗？看她来到大殿，先朝上礼拜佛祖，然后长跪在老方丈的面前，清清楚楚的说道：“十年掩盖，十年教诲，来生结草御环，无以言报。”

声音清脆悦耳，说话条理分明，这是疯子吗？

大殿之外，中年妇人冲进来，解开手中揣带的小包裹，抖出一件墨绿色湖水皱的大氅，包住那烂得几乎露体的身子，随着大氅的抖开，一股浓郁奇特的香味，盖住了那刺鼻的恶臭。

中年妇人紧紧搂住对主：“易灵！我儿！”

裹着大氅的女孩儿，污垢的脸上，留下两道泪痕，微向下撇的嘴角，透着过人的冷静，她低低说了一句：“娘！老方丈有话要说。”

老方丈又低低地喧了一声佛号，点点头，似乎有一分叹息之意。这才说道：“十年前的一个深夜，海慧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带着她八岁的女儿，这是他唯一的掌珠，请求老衲收容，这位不速之客是老衲忘年之交，如今面临大难，他将唯一的女儿托付老衲，于情于理，无法拒绝。”

跪在大殿上的中年妇人哭泣了。

老方丈叹息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老衲深知，这一诺之后，就是一生的是非，但是，一念同情，便无由后悔。老衲接受了这位忘年老友托付，相约十年，老衲要还他一个完整无损的女儿。”

那个身裹大氅的女孩儿家，跪在地上磕头说道：“何止是完整无损，而是恩比天高，十年教诲，耳提面命，文学武功，

虽然晚辈生性鲁钝，受益依然良多。”

老方丈喧着佛号，说道：“小施主！你是聪明过人的，八岁娃娃寄身在山寺，知道以疯癫保护清白，因此，你换得十年幽禁，也换得十年老衲每夜面授文事武功，这是老衲私心的一点补偿，谈不上恩惠，更没有师徒之祖。

十年的秘密，今朝一旦揭开，老衲要让天下武林知道，收养藏匿戈易灵的，只是老衲知本一人所为，与海慧寺任何僧家无关，不要让这佛门清静之地，搅进武林恩怨。”

中年妇人叩谢再三，说道：“戈家能有一脉香烟未绝，都是大师所赐，先夫九泉之下，也是感谢不尽的……”

突然，山门外一阵哈哈大笑，说话声如洪钟：“你休要谢得太早！”

声到人到，从山门之外，步履快捷的进来一个人，遮阳斗笠掀在背上，浓眉环眼，落腮虬髯，势如奔虎。他在大雄宝殿一站，戟指着老方丈：“老和尚！你是个出家人，不应该搅进是非恩怨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“念佛已没有用，老和尚！你能为自己的愚行，付出代价吗？”

他反手一探，从遮阳斗笠里面拔出一柄弯刀，蓝汪汪闪着寒光。

戈易灵姑娘一声叱喝，手里大氅刚一旋飞，身形尚未扑出，从旁边闪电伸一双手，拦住姑娘，那手掌箕张，正好罩在前胸致命的‘七坎’大穴上。

“乖女儿，你还是乖乖不要动吧！”

戈易灵姑娘一怔，一声“娘”字还没有叫出口，老方丈却朗声说道：“施主！其实你走进山门，老衲就已经知道你不是戈平的夫人，虽然你外貌很像，你却不晓得老衲与戈平戈施主

之间，有一项信物作证。”

虬髯大汉喝道：“老秃驴！你害我们找了十年，好不容易今天找到了？还有什么废话可说。”

一个箭步，弯刀一晃，削向知本大师右肩。

知本大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只见蓝光一闪，喷出一阵血雨，连肉带骨，削去一大片。

知本大师则绝对可以闪躲得开的，可是，他非但没有闪躲的动作，似乎连闪躲的意见都没有。

虬须大汉收刀之后，他怔住了。

中年妇人也怔住了。

他们断没有想到会如此轻而易举的了结了知本老和尚，但是，这一瞬的怔住，戈易灵姑娘反掌如飞，拍开中年妇人，人如飞鸟投林，扑到知本大师身边，抓扑袈裟，按住伤口。

老方丈脸色煞白，嘴唇发乌，却带着一丝笑容，是那么从容地说道：“这刀，是喂有剧毒的。”

戈易灵姑娘浑身一震，但是，刹那间，一股杀气上冲，她刚一回头，就被老方丈叫住：“小施主，老衲当年接受令尊托付之日，就已经准备有这样一天。”

老方丈的脸色已经开始变黑，他仍然是那么和缓的向着虬须大汉说道：“老衲以风烛残年，换得你消除一口怨气，你应该可以去了。”

“难道你还要血染这佛门净地不成！”

虬须汉子呆了一下，顺起弯刀，朝着中年妇人看了一眼，低喝道：“咱们走！”

中年妇人嘴角流着血，她被戈易灵一拍成伤，是她没有料到的，心有未甘的喝道：“这丫头呢？”

“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“好吧！咱们走。”

两个人走得极快，扑出山门，消失无踪。

戈易灵姑娘几度要起身拦阻，老方丈的眼神，似乎有一股力量，留住了她，

老方丈迟缓地说道：“小施主！十年磨炼，你的成就是超人的，唯一让老衲放心不下的，便是佛家所说的慈悲为怀，也是儒家所说的仁恕之心。”

“师爷爷……”“小施主！你的杀心太重呐！”

“师爷爷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”

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小施主！冤冤相报，何时得了？千万记住老衲这一点临别赠言。”

“师爷爷！”

老方丈没有再说话，他坐在血泊里，就这样圆寂了。

大雄宝殿上响起一阵佛号，无限祥和，替代了方才那一阵暴戾之气。

戈易灵姑娘松开双手，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。污垢的脸上，看不出她的表情是哀伤！是迷惘！还是虔敬！

她站起身来，一昂头，朝山门外走去。

“小施主请暂留步！”

监寺知百大师左手提着一个小小黄包袱，右手拿着一柄短剑，双手递给戈易灵。

戈姑娘接过来了，掂了一掂：“盘缠、兵刃，师爷爷的恩情，只有期待来生图报了。”

知本大师面色庄严地说道：“方丈师兄说过，这是小施主十的苦难所应得的报酬，谈不上恩情。”

“那是师爷爷说的，不是我的心里感受。尽管他连授艺之情都不承认，口口声声称我作小施主，我仍旧称他是师爷爷！”

“既然小施主如此铭记方丈师兄的恩，就请小施主一并记住他的临终赠言。”

戈易灵垂下了头。

“除了父母之仇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但愿小施主常存此一念善心，福祉无边，请小施主拨开这柄短剑看看，”

剑身出鞘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光泽，只是一柄白杨小木削制而成的木剑。

“木剑在身，善念常存。小施主，请吧！”

戈易灵姑娘注视着手中木剑，半晌无语，慢慢地她转过身去，望着已经走进山门之内的知百大师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木剑在身，善念常存，可是……”

她还剑入鞘，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，离开了海慧寺，远离了她终身难忘的地方。

秋高气爽，枫叶喷红，这景色，这气候，此刻都不属于戈易灵的，一身仇恨，满心疑问，还有十年幽居如今一旦终见天日的感怀，都比不上她一身肮脏，满头臭气使她急于解决。

转过山角弯，隔着一叶芦苇望过去，是一条小河，沿着河流绕过一处坳口，一片古桤垂柳，拥抱着一处清澈如镜的水塘。垂柳落叶已尽，胜下千缕红条，闪摆如丝，倒映在清澈的水塘里，真是一幅奇景。

戈易灵四顾荒野无人，但走到老柳树的根盘之地，放下包袱，搁下木剑，跃身到水塘之内，再脱下身上破烂成片的衣裳，尽情地洗个痛快。

秋水是凉的，当她觉得有一分寒意的时候，才想到那包袱软软的，除了盘缠之外，想必还有衣服。正当她拧干湿衣，欲待上岸，突然看到有一个人远远的走过来。

这里不是交通要道，不应该有人到这里来。戈易灵缩身入水，就在水里穿上那身破衣，就在她露出水面的时候，那人已经来到水塘边，拾起包袱，拿起木剑，带着几分邪气的眼睛，

盯着戈易灵，带笑非笑的点点头，掉身扬长而去。

戈易灵姑娘勃然大怒，从水中一跃而起，正要追赶，她又停下脚步，羞得满脸通红，立即又翻身回到水塘之中，因为，那一身破衣水淋淋地贴在身上，简直就好像是没有穿衣一样。

姑娘急了，站在水中叫道：“把东西还给我！”

那人走得并不快，但是，他听若未闻。

姑娘大声叱喝：“强盗！”

在这样的山野荒郊，慢说是叫一声“强盗”，就中敲锣捉贼，恐怕也没有有人响应。

但是，事有凑巧，就在戈姑娘这一声“强盗”喊叫之后，从山坳处出现一条人影，来势疾若鹰隼，身形停住，正好拦住去路。两个人一言不发，就动手相搏。

抢东西的人，拳脚不俗，步眼灵活，出手如风。可是拦住他的人，仿佛还要高出一筹，转眼几招过去，那人一抬右脚，疾如闪电地踢出一招“鸡心腿”，只听得‘砰’地一声，对方滚出七八迟开外，挣扎起来，一溜烟跑了。

戈易灵看得精彩，忍不住喝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因为‘鸡心腿’是一招最具功力的绝招，拳经上有说：“鸡心出现，百物不见”，踢‘鸡心腿’的人，必须抬右腿至胸口，然后笔直踢出，快速、准确、力猛，中者无不披靡。

姑娘忘情地喝了一声彩，那人转身来望着姑娘点点头，从地上拾起包袱和短剑，走到水塘旁边，问道：“这些东西是姑娘的吗？”

戈易灵赶紧缩身到水里，这才看清楚来人，二十多岁武士装束，内着排扣劲装，外披大氅，肩头露着剑把，洒一绺黑色流苏，在脑后飘动，剑眉星目，是一位十分英人英俊的年轻人。

戈易灵微微现点头说声：“多谢！”

“其实我要谢谢姑娘方才那声赞美。”这句话换过旁人，很容易流入轻佻，但是出自他口，显得是如此诚恳。

戈姑娘的脸上不觉一热。

“姑娘是位高手！”

“胡乱学过几天。”

“姑娘谦虚，只是在下不明白，有人抢走了你的衣物，为何不追，姑娘能识得鸡心腿，自是高人，对方绝非敌手，为何……啊！失礼得很，姑娘请换衣服，在下暂时回避，少时再来请教。”

他不等戈易灵说话，便匆匆地走去，转过山坳，不知去向。

戈姑娘等了一晌，才跃上岸来，打开包袱，果然有一套新衣服，她心里着实感动了，老方丈为她设想得如此周到。急急忙忙换好衣服，正在揉搓着一头水淋淋的长发，那个年轻人从山坳那边，牵着一匹马，慢慢地走过来，他一来到近前，站在那里呆住了。

戈姑娘奇怪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了？？”

年轻人仿佛回过神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姑娘！你愿意听我说老实话吗？”

“老实话人人愿意听。”

“你实在是太美了，你的美貌，使我一时神往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老实话？”

“字字是真，请姑娘千万不要认为我是轻佻之言。”

戈易灵生活了十年暗无天日的日子，白天装疯，黑夜全心练功习艺，除了老方丈和监寺知百大师，她几乎没有人跟她讲过话，更没有人赞美一个浑身脏臭的女疯子，今在是她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男人，赞扬她的美貌，听在耳里，是一种奇异的感受。

她可以走到老柳树的根上，对着清澈的水塘照一照，但是，她没有这么做，只是冷冷的低着头，收拾那一堆破衣服，拧干了包起来，她舍不得丢弃，这些破衣服，代表了她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。

年轻人见她没有答话，自觉没趣，讪讪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！姑娘，是我失言失态了，萍水相逢，总算是个缘字，他日姑娘能有机会跑过河南上蔡，务请光临骆家堡，让在下一尽地主之宜，再见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
戈易灵心里一动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是上蔡人吗？”年轻人正待拉马离去，听到一问，立定身子点点头：“世居上蔡。”

“尊驾既然世居上蔡，而且武功又自不凡，想必这武林中人物，都是耳熟能详了。”

“姑娘要打听人？”

“戈平。”

“哦！戈平戈大爷，住在上蔡的人，没有不认识戈大爷的人、武功、人品、声望，都是第一流的。但是，可惜得很，苍天无眼！”

戈易灵心里一跳。

“为什么让你可惜？”

“戈大爷全家遇害了，真是惨极了。”

戈易灵身子晃了一下，但是，她仍然十分镇静持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大约是在两年以前。”

“凶手是谁？”

“这等江湖的仇杀，官府哪里有能力缉凶破案！因此，凶手是谁？没有人知道，即使有人知道，只是猜测而已。”

“为什么说是仇杀？”

“戈大爷曾经担任过金陵威远镖局总镖头，年轻气盛，武

功又高。虽然他急流涌退，早回家乡，这江湖上的恩怨是不会少的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理由，招来杀身之祸？”

“你方才说，猜测中的仇人，是哪几位？”

“金陵的一刀快斩许杰、太原的剑出鬼愁郑天寿、高唐的双尾蝎牛奇、关外的笑面屠夫朱火黄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“戈大爷的事，上蔡武林人士，谁个不晓得。”

“戈家没有人去寻仇吗？”

“寻仇？说来可怜！戈大爷一家，除了后槽马匹，再也没有一个活口，谁去寻仇？”

戈易灵脚下一个踉跄，几乎摔倒在地上。

这位骆姓年轻人，赶紧上前扶住。

“姑娘！你是怎么啦？”

戈姑娘甩一甩头，将眼泪忍了回去。

“戈家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？”

“是的，听说戈大爷这位唯一的千金，早在十年前就无端失踪了，真是好人无好报。”

“谢谢你，请问尊驾贵姓是……”

“骆，我叫骆非青。”

“真是多谢，改日我能回到上蔡，一定踵府拜候，此刻告辞！”

“姑娘这么急着上路，是到……？”

“金陵！去找一刀快斩许杰。”

“啊，姑娘你是……？”

“我就是戈家失踪了十年的女儿戈易灵。”

姑娘走了，走得十分快速，骆非青站在那里，静静地望着戈易灵远去的背影，半晌，口中喃喃说道：“真是一个令人倾心的姑娘，也是一位令人同情的姑娘，为什么会是她呢？”

背后突然有人笑道：“贤侄！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，待你闯荡江湖的时候，令你倾心的姑娘，何愁没有？至于同情，那是千万不可犯的错误。”

骆非青回头说道：“二叔！你吓了我一跳！”

他面前站着一位削瘦的中年人，好似风干皮的脸上，挂着一丝微笑说道：“贤侄台，你的心都在戈易灵身上去了，哪里还能听到背后有人来！”

“二叔，是不是方才的话，都听到了。”

“非青贤侄！这一次出来，大哥把你交给了我，办完了这件事，就让你独自历练江湖，如果遇事都像你今天这样失魂落魄的，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”

“多谢二叔教诲。”

“哈！哈！哈！”风干皮的瘦子，笑起来声音还真大。

“贤侄台！你不要在意，老叔只是提醒你，江湖上处处都是陷阱，常言道：“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尤其像你这样年轻人，这种事要特别留心。”

“小侄记在心里。”

“很好，你现在就可以请了。”

“我？现在？到哪里去？”

“噢，现在事情已经办好了，你爹交代的，五湖四海，让你历练一年半载，再回骆家堡。”

“二叔你呢？”

“你三姑四叔还在等我，而且你三姑还受了内伤，我得去料理料理。”

骆非青眼神里流露出迷惑。

那风干瘦子摇摇头说道：“这就叫做：一时疏忽，就会惹祸上身，放心，你三姑不会伤太重。”

骆非青点点头说道：“二叔，替我问候三姑。”